

0495167

漂泊情恩

Published by
Dell Publishing Co., Inc July 1987

根据美国迪尔出版公司1987年6月版译出

漂 泊 情 思

[美] 丹妮尔·斯蒂尔著

李自茂 译
雷 宁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91

1—520(册)

ISBN 7—206—00429—6

I·75 定价：4.65元

漂 泊 情 思

漂泊，漫游

漂泊，漫游

渴望去游历

去飞翔

去寻觅自由

我的激情

那样容易平息

我的足迹

常止于家门左右

而你的追求

那样远大

那样不可思议

要把足迹踏遍五洲

插旗峰顶，捕象莽林
斗熊雪原，射虎荒丘
甚而飞向火星
在太空遨游

所有这一切
那样粗犷
那样恢宏
那样自由

你不停漂泊
你八方漫游
遍历了无限风光
满怀着幸福感受

在得到满足的时候
你慢慢地回家来
把我挂在心头

第 1 章

灿烂的阳光穿过长长的法国式落地窗户，把房间里的一切照得明彻通亮。前厅中的两个桃花心木壁炉台有一个已经修饰得熠熠生辉，上面雕刻的圆形花饰和女人胸像油漆得圆满无瑕。一张长条形镶木细工桌子摆在房间中央，富丽堂皇，桌面已完全看不见了——上面整齐地堆放着各种珍宝：精雕细刻的翡翠，巨大华丽的银盘，两打刻着美丽花纹的水晶碗，至少三打银制的盐缸和胡椒粉缸，十四只银烛台，还有一大叠饰着花边的桌布。它们堆聚在那里已有好几个星期。这些结婚礼物陈列在桌上，好象正在等待检阅。桌子端头有一支黑色自来水笔和一叠拍纸簿，供登记馈赠者的名字和所赠礼品，以备新娘得闲时致谢。专门有一个侍女每天清理擦拭礼品，男管家则照料着银器，让它们象德里斯科尔家其它东西那样闪闪发光。大厅里弥漫着富有而严谨的气氛，毫无浮华不实之嫌。前厅挂着凝重的天鹅绒帷幕和亚麻布门帘，遮挡住了好奇者的视线。大门厚实沉重，四周环绕着修剪齐整的树篱，而在树篱之外则挺立着高大的树木。整个德里斯科尔家好象一座城堡。

从主厅穿过大大的楼梯间传来一个女性的声音，那声音

不大，但却能够听得很清楚。一位身材高高的年轻女郎走进了前厅。她生有一双修长的腿，圆小绷紧的臀部，肩部曲线如同雕刻般的优美，身上穿一件桃红色的缎子睡衣，淡红色的头发盘在假髻中。这女人看起来刚二十出头。那睡衣款式轻柔，而睡衣下的身躯却一点都不软弱。她笔直地站在那里，对着堆满礼品的桌子看去，眼睛慢慢地掠过那些珍宝，微微地点着头，然后走近桌前看着她写下的人名……阿斯特·图德·范凯姆·斯特林·弗勒德·沃特森·克罗克·托宾……这些人是旧金山的精华，也是加利福尼亚乃至全美国的知名人物。令人愉快的名字，优雅的人物，慷慨气派的礼物。她快步走近窗前，朝花园望去，并没有现出激动之情。花园总是那样洁净，从她还是孩童时起就一直如此。她一直喜欢郁金香，爱它那五彩缤纷的颜色。她的祖母每年春天都要在花园里种上一些，它们与檀香山的完全不同……她始终爱着这个花园。穿着粉红色缎子鞋的脚后跟轻轻地转动了一下，她慢慢侧过身来，舒了一口气，想着今天该做的事，深蓝色的眼睛斜视着堆积如山的桌子。礼品无疑是精致的……新娘也许会太……要是她拭一下嫁衣的话。奥德丽·德里斯科尔瞥了一眼纤细的手腕，她喜欢这只狭长形的钻石手表，表带上有有一个小小的红宝石扣，这只表原是她母亲的。

在主厅楼面上有两名侍女和一名男管家，楼上的一位侍女负责照管卧室，楼下厨房间有一个厨娘和她的助手，还有两个园丁，一名汽车司机……总共十个人的佣人班子够她忙乎的。她已习惯于这一切。自从夏威夷来到这所房子起，14年来，她一直照管着这个家。当时她才11岁，安娜贝拉7岁，父母双双在夏威夷去世。除了这里，她们无处可去。她的思想漂回到那个雾蒙蒙的早晨，她们刚刚走进这所房子

的那一天。安娜贝拉紧紧攥住她的手，由于惊恐而大声哭泣。祖父派女管家从那个遥远的海岛上把她们带回，一路上管家和安娜贝拉都在晕船，但奥德丽却不晕船，奥德丽从不晕船，是她照料着老米勒太太，那个女管家——四年后她死于流感。不过，正是米勒太太教会了奥德丽管理这样一所古老典雅宅第所需知道的各种知识，教她祖父期望她掌握的一切。奥德丽学得很出色，这个家她管得井然有序。

她匆忙走进餐室，空旷的房间里响起一阵缎子睡衣的沙沙声。在空无一人的餐桌前自己的位置上刚一坐定，她便按动了装在椅侧镶着红宝石和翡翠的按钮。每天早晨，她都在这里用餐，妹妹不同，她在楼上吃早饭，是侍女用盖着雪白的、浆得发硬的亚麻布的托盘给她送上去的。

一个穿灰制服，系着浆硬的白围裙，戴着白帽子和套袖的侍女即刻出现在餐室门口，神情紧张地看了一眼这位身材颀长的年轻女人。她上身挺直地坐在餐桌端头的安妮女王式椅子中——那是她固定的位置。

“请您吩咐，德里斯科尔小姐。”

“今天早晨我只要咖啡。谢谢你，玛丽。”

“是，德里斯科尔小姐。”当奥德丽注视着她时，她的眼睛就象个蓝色的玻璃球，没有一丝笑意。这些下人大多都怕她，除了那些非常熟悉她的人，那些记得往事的人……一个在草坪上四处奔跑的小姑娘，孩子气十足的游戏，骑自行车，还有那次从一棵澳大利亚松树上摔下……不过，玛丽不知道这些，她是奥德丽时期的姑娘，她只知道她是一位思想坚定，处事果断的女人，只有一点藏而不露的、微妙的幽默感，它隐秘在深蓝色的眼睛背后，隐藏在……如果有人能懂得怎样发现它的话。然而，没有人能够找到它……她只是，

只是德里斯科尔小姐，一个未婚女人。

他们背地里都叫她老处女姐姐，安娜贝拉却很漂亮。这在他们中间并无秘密可言，爱德华·德里斯科尔总是公开地这样说。安娜贝拉象个脆弱的白肤金发碧眼的安琪儿，非常脆弱，而这种脆弱的形象在30年代却极为普遍。安娜贝拉，这个小公主……小东西……奥德丽对往事记忆犹新。她还清楚地记得在她们的父母死在从博拉一博拉回家的路上以后，她搂着她为她哼歌曲的情景。她们的父亲永远抵御不住冒险的诱惑，母亲与父亲又是形影不离，她担心如果自己不在了他就会离她而去。最终，她跟着他一起去了海底，残骸一直没能被发现，船是在离开帕皮提两天后遇到暴风而遇难的。两个小姑娘被孤零零地遗弃在人间，除了一位老祖父……可怜的安娜贝拉，她见到祖父时是那样的惊恐，奥德丽紧紧地握住她的手，握得没有一丝血色。那时他就令她们骇怕，或许他是试图如此……特别是可怜的小安妮。

她把咖啡从一只带象牙把柄的银罐中倒出。这银罐是她从檀香山带回来的，连同父母的其他珍宝一起。父亲几乎对这些东西从不在意，母亲从美国本土带去的東西，大多仍放在板条箱中原封未动。他对游览世界各地更有兴趣，旅行归来就兴致勃勃地摆弄他那些宝贝相册。奥德丽仍保存着这些相册，把它们摆在自己房间里的书架上。她的祖父讨厌看见它们，那会勾起他对损失的回忆：他失去了唯一的儿子，那个傻瓜——他总是这样称他。一个生命被白白糟蹋了……不，是两条性命，还有两个强塞给他的小姑娘。当时，他借口嫌麻烦，坚持要求她们成为事事干得来的人。他要求安娜贝拉学习刺绣和缝纫，她学会了，但他对奥德丽的命令却没收到成果。奥德丽既不喜欢缝纫，也不喜欢绘画，对园艺和

烹饪她都不感兴趣。她没写过一行诗，讨厌美术馆，更讨厌音乐，不过，她喜爱照相，喜欢冒险的书籍，热衷于遥远国土上的故事。她去听过来自异国他乡的学者近于荒谬的讲演，常常站在海边，闭着眼睛，呼吸着海洋的气息，思想飞越到太平洋所触摸到的远方海岸。她为祖父管理着一所优雅的房子，她有一双忠实的佣人的手，为家里置办着一切，没有人能骗够走她的一分钱。她能管好任何一类商业，只是并没有可让她管的，除了爱德华·德里斯科尔的家。

“茶准备好了吗，玛丽？”虽然并没有看表，她也知道到8点了，祖父随时会下楼来，象每天早晨一样穿戴整齐，好象仍然要去办公室似的。他会故意大声地清着嗓子，生气地看着奥德丽，象通常一样，顽固地拒绝同她说话，却不时瞥上一眼，一边啜饮着茶，一边读着报纸。他一般吃两只软煎蛋，一片烤面包，喝一杯多点英国茶，然后道一声早安。这一套早晨仪式并不能让奥德丽丧失勇气，她几乎不注意他。从12岁时起，她就开始读祖父的报纸，一有机会便与他认真地讨论。起初，祖父觉得挺有趣，逐渐地，他发现她吸收的东西太多了，已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在她13岁生日那天，祖孙二人头一次发生了政见分歧，有一个礼拜，她不跟他说一句话，他倒非常高兴。当时，他为她而非常骄傲，现在仍然如此。那以后不久，她发现每天早晨在自己座位前都摆放着报纸，为此她非常开心。从此，每天早晨她都看自己的报纸，而在祖父终于想开口同她说话时，她就会兴高彩烈地与他讨论能激起他兴趣的题目。接着，两人便会陷入激烈的争论，从世界政治到当地新闻，连朋友家晚宴的故事都是争论的话题，几乎在一切方面观点都不一致。正因为这样，安娜贝拉才讨厌与他们共进早餐。

“是的，小姐，茶已备好。”穿灰制服的侍女好象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努力振作，好象是在准备对付敌人的打击。没过一会儿，打击降临了，祖父步履谨慎地走进大厅，擦得铮亮的皮鞋在离开大厅里的波斯地毯进入餐室前略微停顿了一下，然后低声地使劲清了清嗓子，拉出椅子坐下，盯了一眼坐在桌子另一端的奥德丽，小心地把报纸打开。他瞥了一下侍女，侍女立即替他斟好了茶，他便慢慢地啜饮着。奥德丽全神贯注地看着报，长长的、优雅的手捏住报纸，完全没有发觉夏日的阳光已照在她的头发上，发出古铜般的色彩。他抬头看了她一下，为她的美丽所吸引。这是常事，虽然她并不知道这一点，而这反而使她更加可爱。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是那样漂亮。这也和妹妹不同，妹妹除了自己的容貌外什么都不去想。

“早安。”在默默地坐了整整半小时后，他说出了第一句话，雪白的胡子微微抖动，眼睛象室外夏日的蓝天，80年来，这双眼睛一直掩饰着他的内心世界。象每天早晨一样，只要他一张口说话，就会给吓得跳起来。她害怕侍候他进早餐，恰如安娜贝拉不愿与他同吃一样。只有奥德丽似乎并不受他那种粗暴方式的影响，如果每天早晨他微笑，吻她的手，亲切地叫她小名，她的举止也不会与现在有什么不同。

不过，从爱德华·德里斯科尔的嘴里人们听不到小名，从来不会，只有对他的妻子是个例外，但她早在20年前就已去世。从那时起，他就把自己装扮成僵硬的人，在许多方面他确是僵硬的。他是个相貌堂堂、修饰整洁的男子汉，身材很高，虽然满头银丝，但身板仍挺直，蓄着胡子，有一付英俊宽阔的肩膀，走起路来，步子谨慎而果断，惯于一只手有力地握住装银尖的黑檀木手杖，用另一只手有说服力地做

着手势。此时，他扫视着奥德丽，姿态就是这样。

“我想你已读过报了。他们竟提他的名，这些傻瓜，该死的蠢货，全是些白痴！”他的声音在木板镶嵌的餐室里隆隆作响，年轻的侍女吓得浑身发抖，奥德丽想掩饰住自己的高兴却没有成功。她朝他看去，正好碰上他向她投来的目光，两人的蓝眼睛流露出相似的神情。

“我认为，你会对这条消息感兴趣。”

“感兴趣？”他朝她嚷起来，“感谢上帝，他没有希望。胡佛会再次当选。不过，他们应当与史密斯调合，取代那个白痴。”他已经在李普曼的专栏中看到了在芝加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富兰克林·罗斯福得到提名的消息。奥德丽当然猜得出他对此的反应。她的祖父是赫伯特·胡佛的忠实可靠的支持者，尽管这一年已经是大萧条时期中最坏的年份。他拒绝承认这个事实。他仍然相信胡佛是个好人，感觉敏锐，尽管失业的饥饿已遍布全国。大萧条并没有触动到他们，所以他不能体会大萧条波及下受害者的痛苦。

但是，胡佛的政治却造成奥德丽的“变节”——如同爱德华·德里斯科尔所称呼的。这一次，她打算投民主党的票，富兰克林·罗斯福获得提名，她感到非常高兴。

“他不会当选，你是知道的，就别浪费时间为他高兴吧”他放下报纸，看起来激怒了。

“他会当选的，他应该当选。”她表情严肃，思考着国家所陷入的经济状况。她祖父并不喜欢谈论经济，因为那样的话就意味着承认胡佛的过错。安娜贝拉好象并不关心他说什么，而奥德丽却非常非常不同。“爷爷，”她谨慎地看着祖父，心里完全清楚她在做什么以及会从祖父那里得到什么反应。“你怎么能假装什么也没发生呢？这是1932年，就在民主

党代表大会前，芝加哥又有许多银行倒闭了，我们整个国家都在失业，街上就有饿死的人。你怎么竟能不理睬这些？”

“这不是他的错！”他一拳打在桌子上，怒气冲冲的眼睛闪闪发光。

“不是他的错才见鬼！”奥德丽激忿地冷嘲道，虽然声音不大。

“奥德丽！注意你的话！”但她没有向他道歉，她没有感到非道歉不可。他很了解她，她也了解他。她深深地爱他，不管他的政治态度如何。

当他狠狠地瞪了她一眼时，她对他微笑着说：“我现在就跟你打赌，富兰克林·罗斯福会当选。”

“胡说！”他手一挥，断然反对道。他一生都只是个共和党人。

“赌美元。”

“你瞧，不管我怎么教你，你那样子还是象个卡车司机。”

奥德丽·德里斯科尔笑着站了起来，四下打量着，并没注意到自己身上粉红的缎子长睡衣与拖鞋配得恰到好处，耳朵上戴着小巧玲珑的钻石耳坠，也平添了几分妩媚。和手表一样，耳坠也是她母亲的东西，她总是戴着它。“你今天干什么，爷爷？”现在，他不再做多少事了。通常，他去看看朋友，在他的俱乐部——太平洋协会——吃午饭，每天午后回家睡上一觉。81岁了，他有这种权利。他曾经是旧金山一位第一流的银行家，而今，他的生活变得单调闲适，只有两个孙女与他同住，马上还要少一个。不过，正象前一天他对一个朋友所承认的那样。只要这事仅发生在安娜贝拉身上，他就不会想她。安娜贝拉有的是公认的美貌，而奥德丽

有骨头，有志气，他需要她。他和安娜贝拉从来就没有真正成为朋友，奥德丽总是站在他们中间，在一切方面都保护着她的小妹妹。安妮是她从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孩子，她永远不能让她倒下，现在更不能。她正在为她筹办一场宏大的婚礼。

爱德华·德里斯科尔注视着奥德丽的眼睛说：“我要去俱乐部。我想你和你妹妹也要到兰斯霍夫去荡光我的钱吧？”他假装贫困，实际上尽管是大萧条时期，他也并不穷。他的钱都谨慎地投资在可靠的地方，大萧条对他私人经济影响不过是起了几丝涟漪。

“我们要使劲挥霍。”奥德丽微笑着如实地对他说。其实，她几乎不替自己买什么东西，从来都是如此，但安娜贝拉的嫁妆还需要很多东西，而且婚礼还需要7位女宾相。奥德丽也是女宾相之一。小玛格丽恩已做好结婚礼服，那上边镶着古色古香的法国花边，饰着小巧的珍珠，带着华丽的领口——把安娜贝拉姣好的面庞衬托得更优美，一块用法国纱做的带仿古花边的面纱将盖在她那金丝般的头发上。奥德丽与安妮一样，对这块漂亮的面纱和结婚礼服的效果感到特别满意。唯一的问题是等待试穿的日子。婚礼还有三个多星期，定在圣卢克的圣公会教堂举行，在此之前还有许许多多的琐细的东西需要准备。。

“噢，对了，哈考特要来吃晚饭。”她习惯于在早晨就提醒祖父。他有时会忘记，倘若事前没有打招呼而在餐桌上出现了陌生面孔，即使是一个熟人，他也会暴怒。象每次提到这位未来的孙女婿时一样，此刻他又盯住奥德丽看。他一直不相信奥德丽会不妒忌，这是很难想象的。安娜贝拉才21岁，而奥德丽毕竟25岁了，况且，在大多数人的眼里，她不是

这家中的美人。她有使自己痛苦的性情；头发紧紧地向后梳着，乳白的面颊上不涂胭脂，暗褐色的睫毛也不用睫毛油涂黑。如果她那双丰满的嘴唇涂上口红，更会给人以感官享受的美感，但她却不涂，她不愿意用任何一种化妆品。她还没有认真向她献殷勤的男友。这些年来虽然也有几个求爱者，但都被她祖父吓跑了。奥德丽对此似乎并不介意。在她看来，所有那些求爱者都太爱坐着不动，令人生厌。她有时梦见象父亲那样的男子汉：灵魂里充满着冒险精神，怀抱着对异国情调的激情，但在现实中却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甚至略微象父亲那样的人都没见到过。哈考特完全不合她的意，虽然他对妹妹是合适的。

“他是个漂亮的小伙子，对不对？”又象每次一样，祖父的目光在她脸上搜索着，期望找到点那上面没有的而且从来就没有的东西，即便是她头一次遇见哈考特时，即便他曾经与她跳过一两次舞，她的眼睛都未显露过祖父期望看到的东西。把他让给妹妹，她心情很愉快，尽管外界说什么的都有，有的说她并不恋慕哈考特，也有的认为她对此后悔了。他完全满足不了奥德丽灵魂的饥饿，她甚至怀疑世上是否有这样一个能满足她的男人。在她所拍摄的照片中，在父亲留下来的已被扯破了的影集中，她找到了自己的渴望。在她内心深处有些地方与父亲是那样地相象，连他们的摄影，他们的眼睛，他们的感受力，他们对新奇事物和遥远世界的渴望……都是如此相似。“哈考特会成为安娜贝拉的好丈夫。”爷爷爱对她这么说，好象是在开导她，或许是在逼她，好看看她的反应。他仍然认为她把哈考特让给了妹妹是个错误，不理解她心里想的究竟是什么。没有什么人理解她，实际上的确没有一个人理解。许多年来，她已经习惯于

把自己梦想中的计划埋在心头。但是，无论如何，她不能再沉湎在梦想中了，她的位置在这里，要照管好祖父的家，照顾祖父。她对爷爷笑着，那微笑从眼睛开始出现，慢慢地扩展到嘴角，好象在使劲抑制住一场大笑。这种表情使人更加好奇地想知道下文，好象她知道别人不知的东西，还有更有趣的……似乎奥德丽·德里斯科尔有许多个侧面，但却无人得识。连她的祖父也未发觉她的梦想走得多么远，不知道她追踪父亲足迹的渴望是多么强烈。她没有准备让自己去适应她那个时代妇女注定了的生活，虽然她对此很了解。要她成家而与哈考特结婚，她宁肯去死。

“是什么让你认为他会是个好丈夫？”她顽皮地对爷爷眨着眼睛，微笑着问，“就是因为他和你一样是个共和党员吗？”奥德丽逗弄着祖父，他果然上当了。

爱德华·德里斯科尔的眼神郁郁不乐，正打算回答她的询问时，在他们背后传来了一声叹息。是安娜贝拉，身穿宽松的饰着乳白花边的蓝绸衣，头发象瀑布般地披洒在双肩。她看着奥德丽，一脸失望的样子。站在那里，她的身材要比姐姐矮一个头。她好象特别神经质，两手常象小鸟的翅膀似地颤振个不停。与奥德丽相比，她更优美得体，妩媚娇艳，在许多方面却都与姐姐不同，在生活中完全彻底地依赖着这位镇定、能干的姐姐。

“这一早晨你们俩就在谈论政治吗？”她抬起一只手遮住眼睛，她感到痛苦，而奥德丽却在欢笑。他们常常花很多时间谈政治，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有趣。他们俩从争吵中找到乐趣，这令他们精神振奋，而安娜贝拉却感到可怕。她厌恶政治话题，他们俩的争论令她心烦意乱。

“富兰克林·罗斯福昨天晚上在芝加哥民主党全国代表

会上赢得了提名，你大概想知道这个消息吧？”奥德丽一向以为向妹妹通告消息是项重要的事，虽然她从不关心这些。安娜贝拉茫然地抬头看着姐姐。

“为什么？”

“因为他击败了阿尔·史密斯和约翰·加纳。”奥德丽如实地对她说。安娜贝拉摇了摇头，样子急躁而烦恼，但却依然非常可爱。

“不……我是说为什么我要知道这个？”

“因为这是重要的！”奥德丽闪闪生辉的眼睛盯住妹妹象两人平时在一起那样。她受不了妹妹荒谬的说法，尽管她早就明白改变妹妹是毫无希望的奢念。除了自己的美貌和衣橱，安娜贝拉并不在乎别的事。”他会成为我们国家的下一届总统。安妮，你该注意这类事。”她试图对她温柔些，但声调却挺尖锐。她一直想让妹妹对世界更感兴趣些，但却是白费力气。很难想象姐妹俩会如此不同，有时人们甚至认为她们是同胞姊妹，连她们的祖父都常这么说。

“哈考特说妇女关心政治是庸俗的。”她摇了摇金色的卷发。当爱德华·德里斯科尔着迷的眼睛盯住她的时候，她也以反抗的目光瞪着他们俩。爱德华陷入了沉思。她是令人惊异的造物，当然是个俊俏的造物。她更象她的母亲。奥德丽呢？她多么象自己的儿子啊……他爱儿子，要是他没有……但现在已没有想他的必要了……那些该死的鬼地方……那些年里，从萨摩亚群岛到满洲，他走遍了天涯海角，但那对他有什么好处呢？“此外，”安娜贝拉继续说道，“我早认为早饭时谈政治对你们也有害，对你们的消化不利。”

爱德华·德里斯科尔装出一副大吃一惊的样子，奥德丽则转过脸去忍住笑。当她转过头来时，目光刚好越过安妮的

头与爱德华的目光相会。在爱德华的眼神里隐含着对奥德丽的关心，并非是他知道该向她建议些什么。“晚饭时再见吧，还有哈考特。”说完话，他便溜进自己的书房。奥德丽注视着爷爷离去的背影：他的背比几年前稍微驼了些，不过，也仅仅有那么一点儿；他是个魁梧、结实的男子汉。奥德丽觉得自己对他所欠甚多，或许她的一生至少在他有生之年，她应当……他需要她管理这个家，而且，恰如她所想过的，她还要照顾自己的妹妹。在管家方面，妹妹还有许多该学的，她却固执地拒绝向姐姐学任何管家知识，坚持哈考特的观点：她该做的事就是打扮得漂亮，玩得好，剩下的事由哈考特去做。哈考特认为，妇女承担过多责任就是粗俗。安妮只要一有机会就这样说，并不理会这些刺耳的话已经戳伤了姐姐的心。不过奥德丽对此却毫不在意，总是付之一笑，不为哈考特所谓“粗俗”一类观点所动。

“别忘了，今天你还要试结婚礼服。”姐妹俩走出餐室时，奥德丽提醒说。书房的门砰的一声紧紧地关上了，奥德丽知道爷爷正在那里抽雪茄。在到太平洋协会俱乐部之前，他喜欢独自在书房里坐一会儿。他会凝视着远方。回忆着旧日的时光，看看朋友的书信，构思着下午回信的词句。他基本无事要做，不象奥德丽，要筹划500位客人的婚礼，还有一个完全依靠她的妹妹。

“今天我不想上街，奥德。昨天下午天太热，我的头到现在还在疼。”

“真糟糕。那么，去前先吃片阿斯匹林吧。离婚礼只有三周了。你看过昨天运来的礼物吗？”她紧紧地挽住妹妹的手臂，轻柔地把她带进前厅。朋友们和哈考特送来的礼物仍在不断增加着长条桌的负荷。